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

第 24 期

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 年 3 月 25 日

纪念嘉兴解放 50 周年！

目 录

嘉兴城解放记忆	袁 樑 (1)
解放军解放嘉兴时的所见所闻	陈德献 (3)
回忆解放初参加嘉兴县接管工作的一些片断	潘文炎 (5)
回忆军管会初期的工作和生活	薛九皋 (8)
洪合精神传万代	廖大华(13)
记述我在嘉兴工作的几段琐事	赵尔省(25)

嘉兴城解放记忆

袁 楼

2B b / 56

1949年4月，百万雄师下江南，国民党嘉兴党政军联合成立了嘉兴城防指挥部。县长潘震球调离，由陈鸿陆接任，出任城防指挥部司令员，指挥官为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世鑫，参谋主任为交警总队通讯队长王鼎。司令部设在永瑞兴棉布店（今建国南路原市第一百货公司地址）。

苏州解放，该司令部封闭《今日晚报》，堵塞快讯报导。嘉兴又成立嘉兴各界民众团体联合办事处，地址在童军路银星大戏院对面嘉兴参议会（今人民电影院西隔少年路的嘉兴评弹社址）。

5月6日下午，全城已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传闻频繁：国民党残部要炸毁嘉兴城西部所有铁路桥梁，要毁掉纬成丝厂、民丰纸厂、火车站等重要企事业。入晚9时许，只见城西火光冲天，炮声隆隆。传闻国共两军接火，又传系国民党炸毁桥梁。时过半夜，方万籁沉静。

5月7日拂晓，嘉兴已无政府。党政军主要官员如县长陈鸿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梓良及参议会议长张木舟等已全部撤离市区。县大印由机要秘书朱宝经执掌，准备移交（百姓讥为末代代理县长）。联合办事处由原德心医院院长蒋志新及国民党退役军长冯梓中维持。

由江南先遣工作委员会策反起义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先

遣独立保安支队就在 6 日晚分三路推进城区，凌晨进城，维护秩序：

 总队长陈斌（原嘉兴自卫大队长）率部从郊区进驻火车站，扣留两个火车头；

 新丰大队大队长袁樑留秀州中学，接应该部由大队副谭云率新丰、步云、大桥武装进城，守防洋关、北丽桥、西丽桥；

 大队长李占魁（原嘉兴商民中队）所率武装，城里待命。

 起义负责人、指挥员彭辅邹和徐以尊等率凤桥、新篁、竹林部分武装从曹庄推进，在南塚油车集中。来集中地视察的有中共地下党员邹叶根同志。联合办事处供给早点。8 时许，办事处会同各学校代表借秀州中学军乐队到南门郊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城，进驻邮局对面军管区（今军分区干休所宿舍），后即军管会。

 起义部队集中火车站，鸣阳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武器，人员遣散。

附：5月7日晨见闻

 （一）进城起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先遣独立保安支队均穿便衣挂红布条，陈斌部卸下国民党帽徽、军服，袋口悬红布条。

 （二）大街上有三五成群的佩戴白布袖章，上书“孙文学会”、“东南民主联军”、“三民主义学会”等字样。便衣、无武器。

 （三）联合办事处人员均备有白布臂章，上书“办事处”等字样。便衣、无武器。

232/56

解放军解放嘉兴时的所见所闻

陈德献

1949年5月6日,现在南湖实业总公司工作的曹水观同志(他是我已治疗的肺结核病患者)清楚地告诉我,那天,他看到约百余名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陡门镇三家桥(现洪合乡、高照乡附近),因不知什么部队,他害怕地逃到稻田里躲藏起来(他那时还只是11岁的孩子)。到中午时,他看到这批部队并未打搅老百姓,纪律严明,在空地上自己搭简易临时灶烧饭菜吃,因此他和其他群众才放心地回各自家中烧饭吃。下午,只闻枪声大起,原来解放军在到三家桥的西板桥上时(到嘉兴城必须经过此桥),遭到桥对面的国民党军队从碉堡内猛烈的机枪扫射,当即已上桥的解放军中弹牺牲不少,因此一时过不了桥。直至黄昏,大部队到达,才用小钢炮摧毁了碉堡,同时在桥附近两边游水过河进攻,国民党军队就被击退而向嘉兴城内撤退。

到了晚上,我在嘉兴城内项家漾三一医院,附近居民均纷纷讲:“共产党军队要攻打嘉兴城了”,当时我父亲陈召思院长(兼外科主任),因为抢救病人过劳而在发高烧,一时不能工作,故命我担任代理院长,责任非常重大。全院职工及家属70余人,还有不能不仍住院治疗的病人及陪客50余人的生命安全均要我负责照顾,所以6日晚很早就将院门紧闭。

5月7日一早就听到枪声愈来愈近。我们虽只能开着院门,唯恐有少数病人来急诊,但又担心,不知是否会发生巷战。上午8时左右,突然闯进三个又狼狈又粗暴的国民党败兵,他们一进院就到处东张西望,徐忠国医师上前询问什么事,他们不但骂人,且要动

手打人。我一看事情不妙，即叫徐医师走开，免得吃眼前亏，由我来应付。好说歹说，告诉他们这里是医院，总算索取了一些受外伤用的药及绷带，才悻悻然离开了医院。他们一走，我即命紧关大门。不久，隔壁的电信局某一位先生打电话告我，电信局昨夜突然来了国民党败兵，将电信局两名警卫员的枪夺走，还抢去了不少银元及数部电话机。因管保险箱的职工夜间不上班，故败兵就用铁榔头猛击保险箱，结果仍未能打开，便将上夜班的职工均抄身一遍，损失不小。幸而没有人被杀死，败兵自己也四散逃命去了。由于电信局没有抵抗，听不到枪声，所以我也不知。若我们大门不紧闭，可能也会遭到抢劫，好险呀！

7日晚上9时，突然有人来叩大门。传达室告我，进城的解放军，有一位连指导员发高烧，要求派医师跟他们去出诊。我知道人人害怕晚间一个人去出诊，可我是代理院长，既然有病人急需医师去诊治，我就安慰母亲林国瑞及爱人涂华珍，请她们放心，治病是医师的天职，我就一人随他们走。原来进城的解放军住在精严寺内，讲话非常客气有礼貌。我即为连指导员认真体检，诊断是流感引起支气管肺炎，即派人随我回院取药。次日我又去探诊病人，见好多了，我也放心了。那晚我出诊时，全院上上下下，尤其父母亲及爱人一直提心吊胆，直至我平安回院，告诉大家经过的一切，大家才放心。大家想到上午闯进医院的国民党兵那样凶相及电信局被国民党败兵抢劫的罪恶行为，而今了解到解放军是那样爱护老百姓，与人民打成一片，自然对解放军产生了好感。而我也从那一天起，就开始与解放军医院（如以前的111医院、13医院和现在的武警总医院及浙江荣军医院）密切合作，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为解放军

伤病员、残废军人及老百姓患者服务，解除他们的疾病痛苦及预防疾病工作。一直到今天，还是那样而且更加密切了。

回忆解放初参加嘉兴县 接管工作的一些片断

潘文炎

1949年5月12日，我们来自浙东游击第二挺进纵队浙东干校的同志在湖州编入嘉兴市、县接管建政工作队，乘坐驳船沿大运河进入嘉兴县境。适逢下雨，船舱无篷，不少同志淋得全身湿透。过杉青闸，进端平桥，时已晚上8时左右，船停靠在塘湾街“陶得快”茶店河埠。队伍悄悄地有秩序地上岸，分别沿街露宿。时雨渐停，夜幕笼罩，寂静无声。我仔细一看身边的店面，正是我初中同班同学蔡敦惠家的南北货行，便向近处的一位老同志提议，我去叫开门，请年长的领导同志入屋休息。他爽朗回答：“别惊动群众，待天亮后再说。”

黎明时，我们都已醒来，街上也开始热闹了：开店板声、小贩叫卖声、上街买菜者的说笑声，不时传来。人们看到我们这些解放军装束的露宿者，争向我们点头微笑，招手示意，有的还高呼“欢迎人民解放军！”

南北货行开门后，遵照领导意见，我向蔡老伯借了间屋子，让县委领导开会。口令下来，有秩序地进各商店休息、待命。同时，派人向市委请示汇报，再设法联络地下党组织和吴嘉湖独立大队。

嘉兴县接管建政工作队与原地下党组织联系后，在新塍镇以

县机关各区机关为单位，分别组成 8 个小队，16 日上午便向各区出发。我被分配在王江泾区工作队，步行到王江泾镇，临时办公地点和住宿都设在陈宅。

开始几天，主要张贴宣传标语，上茶店宣传形势和政策，动员群众发展生产，交纳公粮，支援前线。区长、指导员每次讲话，为让听众容易理解，都叫我当“翻译”，把山东土话翻成本地话。从听众的表情上证实效果比较好，我也更加起劲。

我们顺利地接管了王江泾镇国民党政府和双桥农场。移交的东西，只是些文书档案、职工名册。镇里的干事王某还自动交出手枪一支。

为防意外，我们每晚值班站岗放哨，对我来说，这是新鲜事。区委组织委员跟我说，值班放哨：(1)要知己知彼，胆大心细。土匪为非作歹，会垂死挣扎。尽管我强敌弱，不可麻痹大意。(2)全神贯注。夜深人静，发现响声，便叫“站住”，要口令。有疑问，立即子弹上膛，喊声“再动，要开枪了！”。(3)要有准备牺牲自己、保全同志的精神。一旦土匪窜过来，拼死也要把枪打响，让其他同志闻声迎战，或扔手榴弹，消灭敌人。这些话给了我鼓舞和勇气，不仅使我顺利完成了那晚的站岗任务，还为以后的对敌斗争增添了很多力量和很多办法。

解放初，我们生活非常艰苦。1949 年 8 月，我们嘉兴县人民政府从市区南门报忠埭搬到东栅口东面一幢老式民房。每个办公室仅 10 多平方，三、四个干部一起办公，有的科室住房，白天是办公室，晚上是寝室。出差下乡，背着背包，带些需用品，全靠徒步来往。每人每天 0.3 元的伙食费，集体吃大灶。下乡时，在贫苦农民家里

搭伙。

那时，我们主食吃糙米饭、粗粉馒头。菜肴是炒韭菜、胡葱蘸酱、生大蒜头、青蚕豆、青菜等。南下老干部喜食葱蒜，我们少数南方干部开始时总不习惯，生蒜头实在吃不进时就吃“白饭”，或倒点酱油拌饭吃。经过个把月磨炼，什么生大蒜头、胡葱蘸酱，倒也慢慢习惯了。有一天，许多老同志象传喜讯似地说“中午有好菜吃了！”开饭时，桌上除一盆小白菜外，所谓“好菜”，竟是油炸蚱蜢。老同志们都吃得津津有味，不断赞它又香又脆。我不敢动筷，热心的同志特地挟几只要我品尝。盛情难却，我鼓起勇气一吃，有点象“虾子味”，味道蛮好。虽然 50 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真是“苦中得乐”，其味无穷！

1950 年初春，因上一年水患，带来春荒。地委为了摸清情况，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派秘书史子禄同志带工作组到塘汇区古窦泾搞点。我因教育业务配合中心工作的需要，随工作组到那里工作。有次在蒋家桥茶店喝早茶跟群众聊天，了解生产和生活情况，摸一下该村土特产——咸菜现存数量，研究如何运往苏州、无锡等地出售和渡春荒的办法。忽然有个孩子送来一碗糠团子给他父亲作早点。这位农民正好坐在我对面，就随手递给我一只，说“请尝尝吧！”我不加思索地愉快地吃了下去，然后喝几口茶水清清嘴。那位老农民很高兴，接着与我细说了可以出售的咸菜缸数和可以使用的船只数，还提出由谁带头运往外地去销售的建议。事后，我向工作组汇报了上述情况。刘指导员说，这只糠团子咽得好，跟农民更贴近了，也为地区工作组了解到一些如何组织农民生产自救、共渡春荒的有用材料，有利于工作进展。

回忆军管会初期的工作和生活

薛九皋

在湖州，我们浙东干校来的与南下干部会合后，分坐机帆船首批到东片各县市（指嘉兴、嘉善、海宁、海盐、桐乡、崇德、平湖）。我和金启明、汪秀珍、赵嘉成到嘉兴市。我分在政治组，金在工业组，汪在财贸组。政治组以吕志先同志为主，有张澄秋、刘玉德、刘毅干等。我们曾到南门访贫问苦，了解民情。

当时嘉兴的城市人口为 53000 人。5月 7 日嘉兴解放后，我入城部队已开始接管，但正式成立军管会却在半个月以后。

解放前，嘉兴是以县建制，市内设有嘉秀镇。但据中央同意的华东局《关于接管城市指示草案》，要求“对新收复的人口在 5 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制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同时还指示“在军管会领导下可委托市长并成立市政府”。进攻嘉兴的部队先是 27 军由南入城，继之有 29 军由北开入。由于当时战斗任务紧迫，27 军入城后不久就东去上海参战，负责接管嘉兴的 31 军又未到达，29 军只好留下部队暂管城市（至 6 月中旬，才明确由 23 军接管）。5 月 11 日，吕志先等受中共浙江省委指派，由杭到嘉，先行筹建军管会和市委。接着，吕志先又由嘉兴转往湖州。16 日，他带领在湖州待命的南下干部来嘉兴。我们几人曾在途中奉吕志先同志之召，进入他所坐之小船，回

答了他所问询的一些问题。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电令：“嘉兴已获解放，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定，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嘉兴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嘉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事宜。”25日，嘉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布告，宣布嘉兴市实行军事管制，吕志先任军管会代理主任。

军管会初成立时的地址就在今勤俭路东段（原名芝桥街）军分区干休所的大院内。我们就在小礼堂里由吕志先同志宣读命令，还宣布了军管会干部名单。我被宣布为政务部干事，部长是董方明。不久，又成立了市政府，董方明兼任市长。市府的办公地点在老城隍庙（今勤俭路西段原秀城区区政府所在地）。当时军管会的大门东朝新马路，前有小木桥，门口有解放军岗哨。军管会人员都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军管会臂章。军管会实际上也是市委，是两块牌子一副班子。大楼中有政务部、组织部、文教部、秘书处，吕志先、董方明、刘玉德等同志都住在楼上。文教部其实也是宣传部，黄震霞是文教部部长，也是宣传部副部长。公安局、财贸部等都在外面另有地方。

参加军管会工作的，主要来自解放军南下干部纵队派在嘉兴的人员，其中有老解放区的，也有“青干”和我们“浙干”的学生；其次，是29军和23军留下的干部；再是嘉兴中共地下党员。后两种比较少。我在大院里开始时只看见过三四个解放军女同志，或在秘书处或在宣传部。来报到的地下党员也就姜正中、邹叶根、杨昌燕三人。南下干部主要在市府或公安局。实际分在军管会大院中的人

数并不多，如政务部除了部长，干事就我一人。秘书处和文教部算人多，开始时也不过三、四人，还包括领导在内。6月20日，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电令，任命23军政委卢胜为军管会主任，吕志光为副主任。人员也陆续增多，如南下干部又有多批到嘉，部队干部在嘉参加工作的竟至144人，他们大都去市府或去工厂等单位任军代表。我们这些基层干部，虽各有部、处归属，工作忙时，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我本是政务部的，领导上得知我对市里的几所中学都熟悉，就改调文教部；青年部成立后又转入青年部。那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培养积极分子，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群体组织，并相应发展团员。同时也为来往军队安排住地，如东、西大营、精严寺，过后还去验收。还要随时接待来访人员并介绍报考军大和湖嘉公学。具体如组织召开各种会议，有对国民党政府人员交代政策的会议，还有如成立市民主青联。在职工部和总工会未成立前，组织青年店员培训班，发动店员，帮助建立不同行业的店员工会。到嘉中、秀州、县中等校组织教师、学生政治学习，配合市府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万人群众大会等等。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会是在中山纪念厅广场举行的（今中山电影院和杭百大地址），它是解放初期嘉兴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场里搭有高台，彩旗飘扬，人如潮涌，扭秧歌的，打腰鼓的，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工人阶级有力量”等歌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凡。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全场沸腾，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会上还有演出。我们军管会青年干部组织、由王伟指挥的“淮海战役组曲”大合唱，博得全

场雷鸣般掌声。会后举行大游行。我作为向导坐在前导车里，街上两旁站满了人群。可惜队伍走至今解放路中段（车子未去），天下大雨，队伍在欢笑声中始散。

还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1、每当群众来访，我们总是热情接待，端开水，请坐。我就接待过一个旧军人。他穿着旧军服，向我们立正、敬礼，还双手捧着一份他过去的委任状交给我们看，说他原是东北军军官，希望能安排工作。还有一位是嘉兴本地人，说是曾在上海公学与朱学范是同学，也是要求来工作的。对这些来访的人员，尽管不明其底细，我们还是认真听取，耐心解释。2、嘉中有个学生写标语，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的“党”写作“T”。这在解放前的一些革命印刷品中确有这样写的，但如今把它写在标语上，就太不严肃了。黄震霞部长看见后大发雷霆，说这是“政治事故”，要严肃查处，吓得张印通校长胆颤心惊，再三解释、检讨。3、根据吕志先同志指示，要我到县中去找顾作之，要他详细填写一份登记表。我在校长办公室把表格交给顾时，也许他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干部瞧不起，他十分傲慢，说参加国民党是集体参加的，有什么好写！我当即严肃地说“我是奉命前来的，现在是军管时期，你有责任把过去的政治历史写清楚，明天我来取！”第二天，他果然在办公室等我，把填好的表格老实地交给我。吕主任看了，笑着说：“他还当过我们的地委书记哩！”4、有次，我和市府的俎颖之一起到陆费逵家。陆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我和他在解放前都是嘉兴旅外同学会的成员，早就认识。此时他在市府参加工作，他妹妹要参军，就约我们去他家当“参谋”。吃中饭时，他一定要留我们吃了再走。原是家常便饭，我们不以为意。出来时，遇见临时住在他们家厅堂里的解放

军，曾奇怪地望着我们走出大门，我们对此也不放在心上。想不到，当晚，组织部刘部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你们到人家家里去吃饭了？”“他们是地主资本家，怎么能随便去？群众纪律都不懂吗？”平时这位有说有笑的老同志，这次竟意外的严肃。后来才知原是住在陆家的解放军反映的，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佩着“军管”的臂章。5、当时我们过的是供给制生活，很艰苦，每月的津贴费只能买四两黄烟或一块肥皂以及供理发用的。没有宿舍，晚上，把办公桌一拼就当床铺。吃饭没有桌子，七、八人或十几人围在草坪上，或蹲或站就地而吃。因干部大都是山东来的，他们每餐离不了生的大蒜、大葱，我们学着吃，辣得直冒眼泪，后来也渐习惯了。有次为改善伙食，伙房把一匹瘦马宰了。原听说马肉酸，但经红烧煮烂倒也好吃。大家狼吞虎咽，吃得喜笑颜开，十分开心。早上洗脸，有些老同志习惯用水先在脸上擦搓，再用干毛巾在脸上捂干，不象我们是用毛巾带水擦洗。那时还没有招待所，有次周文良同志来嘉兴联系，晚上，我留他一起睡在楼上的一间空屋里，半夜竟被什么虫咬醒了，头皮上鼓起一个大包。第二天到卫生院，说是被蜈蚣咬的，涂了些碘酒。从此，再也不敢靠墙躺在地板上睡觉了。

以上只是反映我们当时工作、生活的一些点滴。如说我们忙，我想在市府工作的和公安局的同志，他们要组织生产，维护治安，肯定更忙、更艰苦。如今半个世纪已过去，原先所谓市区，主要是环城马路内，而且西端不少是寺院庙寺；今天发展到二环、三环，到处是高楼大厦，宽广马路；过去难得见到几辆自行车，如今汽车满地飞；当年5万多人口今已发展到26万余，当真是旧貌换新颜，一日千里。我们坚信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今后的嘉兴还要腾飞、腾

飞、再腾飞！

洪合精神传万代

——纪念王洪合同志英勇牺牲 50 周年

廖大华

神州大地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市县，已屡见不鲜。但嘉兴水乡以烈士名字命名的乡镇，仅此洪合。

王洪合同志为嘉兴人民剿匪反霸，英勇牺牲已 50 周年了。我有幸是这段历史见证人之一。在有生之年，宣扬英雄业绩，责无旁贷，特作此拙文，以慰烈士在天之灵，也让后代永记不忘。

一、洪合其人

王洪合同志是山东省日照县人，1920 年出生于该县汾水镇泉子庙村。18 岁时，王洪合同志毅然结伴村中有志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反“扫荡”，打伏击，烧毁敌伪碉堡炮楼，严惩汉奸匪特恶霸，护粮保丰收，截劫敌军车。经过无数次的战火考验，1943 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额手称庆。此时，王洪合同志已 26 岁，正准备与同村志同道合、自由恋爱已二年的秋妹举行婚礼。不料国民党反动派又于 1946 年 6 月 26 日单方面撕毁了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王洪合同志担任涛雒区所在镇副镇长，正日以继夜地组织干部群众积极支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不得不推迟婚期。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1949 年 4 月，人

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飞渡长江天堑。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广大江南新解放区急需大量老干部去领导开辟。这光荣艰巨的任务，又将落在王洪合这样的同志肩上，等待他们来完成。

二、南下嘉兴

果然，中共滨海地委决定王洪合等同志去青州党校干部培训班学习。王洪合同志二话没说，打起背包，拜别老父，留条恋人，立即前往青州报到。不久，就参加南下干部纵队，渡江南下，来嘉兴开辟新区工作。

王洪合同志随同日照县抽调来的马吉德、惠恒彩等同志，一路风尘仆仆，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到达嘉兴，已是5月16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27军79师236团官兵早在9天前就解放了嘉兴，正驻守城厢与11日中共浙江省委新任命的吕志先等同志新组建的市委、市军管会办理交接事宜，然后挥师北上，去参加解放大上海的战斗。

此时，嘉兴地下党组织中共吴嘉工委及其领导的吴嘉湖独立团亦已开来嘉兴会师。新建的中共嘉兴县委、县人民政府正在东栅镇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王洪合等同志报到后立即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二天，由县长郑寄民同志主持，政委（即县委书记，当时党组织未公开）杨铭同志作形势报告，确定了当前任务：接管伪区乡政权机构，深入发动群众剿匪反霸，组织生产自救，借粮征粮支援前线。并决定成立新丰、新篁、新塍、南汇、王江泾、凤桥、王店七个区，宣布各区党政领导成员和工作队人员名单。王洪合同志被任命为王店区指导员（区委书记），区长是皮胜锡同志。

三、剿匪反霸

次日清晨，王洪合同志匆匆吃过早饭，马上身挎快机，背上背包，率领皮胜锡、王安金、李芝常、惠恒彩、梁宿培、李乐楼、陈振声等7位同志奔赴王店镇，接管区乡（镇）政权机构。

当时，国民党的正规军虽已向南逃窜，不成气候，但区内仍有多股土匪各自盘踞一方，鱼肉人民。郑建华部在长秦、王店；曹金丰部在双云、问寰；张鹏飞部在真如、新塍；张椿林部在真如、人和、问寰、王店，特别是反共救国军第三大队兼王店区区长自封“张司令”的匪首张椿林，烧杀掠夺，奸淫霸占，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群众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他们还派出土匪散布谣言：“解放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并威胁“谁给共产党做事带路，就烧他的房子，杀他的妻儿”。因此，工作队同志外出访贫问苦时，镇上居民总是退避三舍，关门闭户，不理不睬。弄的大家进退维谷，苦恼万分。王洪合同志思之再三，决定适应当地群众风俗习惯，下茶馆吃早茶，接触工农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6月4日清晨，王洪合同志吃罢稀饭就带领李乐楼、陈振声两同志出发来到王店广平茶店，选在窗边一茶桌旁落座。陈振声（是中共地下党员，土生土长，为人老实，不善言辞，却也懂得部队纪律，当地规矩）就去买茶券。老板一见他陪同的是两位身着土布灰军装、佩带枪支的陌生人，凭着多年经商经验，不敢轻易得罪，连忙上前卑躬屈膝，脸露笑容道：“长官光临，蓬荜生辉。茶尽管吃，不必付钱。”陈同志介绍：“这两位是新上任的王店区指导员和武装委员，我们不叫‘长官’，叫首长或同志。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干部吃茶也得付钱，你放心收下吧！”老板这才收下钱唯唯而退。

王洪合同志喝了两口茶水，即起立向茶客宣传。由于方言难

通，讲者谆谆，听者邈邈，彼此莫名其妙，面面相觑。正在此时，“叭”的一声，一颗子弹擦着王洪合同志头皮而过，打入墙壁。说时迟那时快，王洪合同志拔出快慢机一甩手，只见一个黑影从市河对面房顶滚落，“扑咚”一声栽入市河，水面立刻浮起一片殷红。群众惊慌失措，随即逃出茶店作鸟兽散。

次日，镇上谣言四起，既传扬“王指导员一身武艺，能飞檐走壁，双枪并发，百步穿杨”，“解放军待人和气，买卖公平，照付茶钱”，又说“打死落河的是黄发阿小（张椿林的小名）手下的小匪首王来根”，“阿小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大家要各自当心。”

果然，当晚王店区公所的大门上，用匕首扎着一封匪首张椿林的信，说什么“鄙人蒙上峰栽培，委任王店区区长，不日将到职视事。你等无故枪杀我一名弟兄，本当兴师问罪，姑念初犯，暂不追究。今限三天撤出王店，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勿谓言之不预也。”

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王洪合同志决不会因此被吓倒。他召开区委扩大会议详细研究后，采取断然措施。立即组建区武装中队，自任指导员，皮区长兼队长，并负责整训；选定群众基础较好的人和乡十一村为基点，亲自率领工作小组到该村素门里发动贫苦农民控诉阶级苦血泪仇。

素门里曾是中共地下党活动基地，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匪首张椿林的老巢。贫雇农阶级觉悟高，思想顾虑少。当工作组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时，大家一致反映必须打杀“三只老虎”，才能稳定社会秩序、开展秋征借粮和生产自救等工作。王洪合同志一向善于走群众路线，办事精明利索，旋即率领干部和区中队先后斗争严惩了真如乡的张匪姘妇雌老虎姚金花，同襄乡的张匪拜把兄弟恶老虎王永